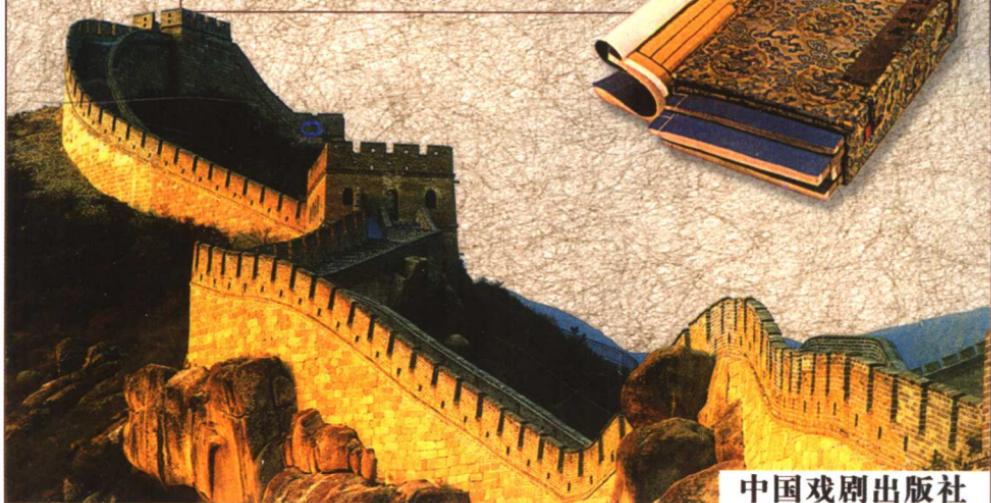




【第十八卷】

中华五千年 风云纪实

蔡 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

(十八)

蔡 磊 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二编 大明王朝

胡惟庸之狱	(3239)
蓝玉之狱	(3242)
防御蒙古	(3244)
建文帝削藩	(3247)
儒者宋濂	(3250)
淡泊名利的胡俨	(3254)
靖难之役	(3256)
迁都北京	(3262)
明代的北京城	(3265)
忠于老臣杨士奇	(3268)
廉直的周新	(3276)
乌斯藏入明	(3278)
险毒狡诈的陈瑛	(3281)
荆襄流民起义	(3284)
改土归流	(3287)
武当祖师张三丰	(3291)
封朝鲜国王	(3292)
明朝征服安南	(3294)
郑和下西洋	(3299)
“铁崖”诗人杨维桢	(3303)
空同子李梦阳	(3304)

东北三卫的设立	(3307)
朱棣亲征	(3308)
外交官侯显	(3311)
唐赛儿起义	(3313)
治理漕运	(3314)
江南治水	(3318)
狂士徐有贞	(3321)
皇陵之变	(3326)
刘六刘七起义	(3329)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3335)
张居正辅政	(3337)
戚继光抗倭寇	(3342)
葡萄牙侵占澳门	(3346)
白莲教起义	(3348)
瓦剌南侵	(3350)
不爱钱的杨继宗	(3352)
忠肃公于谦	(3354)
王振专权	(3363)
木土之变	(3365)
奸宦曹吉祥	(3367)
云南之乱	(3369)
廉正清明的况钟	(3373)
明景帝在位	(3376)
黄河之患	(3378)
明英宗复辟	(3382)
曹石之变	(3384)
汪直用事	(3387)
弘治之中兴	(3391)
刘瑾弄权	(3394)

严谨整肃的刘健	(3399)
辅弼大臣杨廷和	(3407)
朱宸濠叛乱	(3416)
朱宸濠之叛	(3420)



胡惟庸之狱

胡惟庸，明凤阳府定远县人。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自和州投奔朱元璋部，被授以元帅府奏差。后历任主簿、知县、通州和太常寺正卿等职。明洪武二年（1369年）十月，太祖欲任他为丞相。诚意伯刘基极力阻挠，说他是“初生牛犊”，重用后必将会“偾辕而破犁”。然而，太祖不听，竟于第二年授以中书省参知政事（副丞相）。不久，又让其代汪广洋为左丞相。七月，被正式任命为右丞相。当时，温州至福州间之淡洋、三魁地区，一向为盐枭之巢穴，盗贼之渊薮，元末方国珍即曾据此而起事。鉴于此，刘基特奏允许在此设置巡检司，从而加强了对此地的管理。当地奸民对此恨之人骨，深恶痛绝。他们勾结逃兵，暗交豪族，多次举行叛乱。刘基又令其子刘琏，不经中书省，径直奏报皇帝。胡惟庸对此十分气愤。于是，在洪武七年（1374年）指使刑部尚书吴云上书弹劾刘基。说刘基看到淡洋地区踞山海，有王气，欲霸为己地，由于遭民拒绝，故而以建司围困之，以至于激起民变。胡惟庸则公开出面，极力鼓动朝廷逮捕刘琏，予以重处。太祖虽未应允，但对刘基却也开始冷淡。

不久，刘基生病。胡惟庸乘机假装关心，亲自携带医生，于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初一，登门探望刘基。刘基吃了他给的药后，顿时觉得胸中如生拳石，十分难受，立即上书皇帝以揭露胡之奸诈，但朱元璋竟不悟。自此，刘基的病日益加重，三月竟卧床不起。几经奏请之后，方才允许护送返回浙江青田县老家，四月便不幸逝世。

刘基死后，胡惟庸更加无所顾虑，独揽大政，生杀黜陟，有时不奏而径行。内外诸司的章奏，辄先取视，凡不利于己者，均取出隐匿不奏。朝野一些不成器的官员，则纷纷归附他的门下。

胡惟庸又因同太师李善长相交甚厚，同其弟李存义结为儿女亲家，故而贪贿弄权，肆无忌惮。恰在此时，传言在他的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竹笋，钻出水面有数尺之长；其父、祖、曾祖三世坟冢上，也夜有烛光映天。人多称是祥瑞，胡惟庸则更得意忘形，野心勃勃，简直不可一世。时值其家人以贩奸榜辱守关官员，被告至御前，太祖怒极，下令杀之。胡惟庸急忙上殿谢罪，佯装毫不知其情的样子。继而，朱元璋又追究起刘基的死因。胡惟庸始预感不妙，自己奸谋行将败露。他心思：“主上对勋旧重臣都是随意处置，更何况对我，恐难容情。与其束手就擒等死，不如先发制人，或可有希望成功！”于是便加紧了策划叛乱。

胡惟庸一方面以权和利诱胁因常犯法而屡遭朱元璋切责的平凉侯费聚和吉安侯陆仲亨，使他们联络更多不满朝政的同谋者；另一方面，则同御史大夫陈宁坐守中书省，编查全国兵马册籍，广招亡命收为心膂。又通过亲家李存义劝说李善长，以取得他的默许。更派锦衣卫指挥林贤，下海招诱倭军；遣元降臣封绩赴北元称臣。请求他们分别做为外援。恰当此时，其子纵马撞在一驾大车上，马死，惟庸之子竟仗势将赶车人杀死。朱元璋闻知大怒，勒令其子偿命。胡惟庸惧甚，故其叛乱步伐更行加速。立即派人同日本贡使密约，恳请日本国王尽快以舟载精兵千人，假扮贡使来京，届时以配合其丞相府的力士，绑架太祖，如能成功则取而代之；如不能成功，则广掠府库金银财物，泛海东逃日本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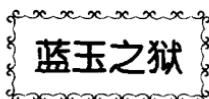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六日，胡惟庸一切部署就绪，便诡称在其府第井中突然涌出甜酒，奏请朱元璋御驾临幸。朱元璋不知其诈，决定启驾前往。但当车驾刚出西华门，内使云奇突然冲上前来挡驾，因急切中竟一时词不达意。朱元璋怒其不敬，令卫士予以重打。云奇虽被打得臂断气奄，却仍忍痛频指胡府方向。这时朱元璋终于猛省，急登城楼瞭望，果见胡府宅内人头攒动，腹壁藏兵，刀槊林立，杀气腾腾。朱元璋大惊，当即一面向

云奇道歉，重加褒奖，令人扶去治伤；一面则急调御林军，围困胡府，平定叛谋。一举粉碎了其阴谋，人赃俱获。经审讯，完全属实。胡惟庸被凌迟处死，全家亦被抄斩。其党羽陈宁、涂节等皆伏诛。连被朱元璋誉为“勋臣第一”的韩国公李善长与称为所谓“股肱心膂”的吉安侯陆仲亨最后也都被迫自杀或处死，祸灭满门。

原太子太师、致仕回乡的学士宋濂，因其孙宋慎坐胡狱，亦被连逮至京师，准备处死。马皇后闻知后，劝太祖说：“民间百姓，为子弟请老师，尚以礼全其终始，何况我天子之家，更应为民做出尊师的表率；再说，宋先生早已闲居在家，朝中事必不知情，又怎么能完全怪罪他哩？”既而见朱元璋未听进去，便故意不喝酒，亦不吃肉。朱元璋问其何故，答说：“要为宋先生作福事。朱元璋深受感动，方赦免宋濂的死罪，改判发配茂州（今四川省北部茂汶羌族自治县）安置。发解途中，因宋濂年迈体衰，经不起长途跋涉之苦，行至夔州（治所在今四川省奉节县），便病死在路上。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太祖以所谓“肃清奸党”事，主持编写并颁布了《昭示奸党录》一书，但真正结束这场党狱，还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靖宁侯叶升坐通胡惟庸狱最后被捕杀为止。该狱共历时12年，诛杀文臣武将多达三万余人，其中包括一个国公，二十一侯。借此案，明太祖正式罢掉了沿用七百多年的中书省，废除了沿用二千余年的丞相制，确立了五府（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政权新体制，由它们分理全国军政事务，而事皆由皇帝总之。从而空前地强化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它同此后不久爆发的大将军蓝玉之狱，合称为“胡蓝之狱”。通过这两大党狱，虽然对封建政权的巩固和国家内部的统一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杀戮异常惨烈，元勋宿将损失殆尽，又在一定程度上伤耗了明统治集

团的元气，造成了人才短缺的严重后果。



蓝玉之狱

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在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妻弟。他身体魁梧，有勇略。起初，在常遇春部下，以作战勇猛，所向皆捷，被常遇春多次向朱元璋举荐。朱元璋也很宠爱他。以此，蓝玉便从管军镇抚，积功到大都督府的佥事。明洪武四年（1371年），随傅友德伐蜀，克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次年，随徐达北征，出雁门关，连败元军于乱山、土刺河。洪武七年（1374年），独自率兵拔兴和，获元国公帖里密赤等59人。洪武十二年（1379年），蓝玉同西平侯沐英征西番，身先士卒，擒敌首瘳脖子，斩获甚众，次年班师回朝，功封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予世券。洪武十四年（1381年），以左副将军衔，迥颍川侯傅友德讨云南，擒元平章达里麻，梁王败走死去。论平云南功，蓝玉最多，故诏增禄五百石，并册封其女为蜀王朱椿妃，同皇帝结为姻亲。时有人告发其与胡惟庸同谋，朱元璋以其功大，宽容不问。且鉴于当时老将多已逝，更逐渐重用之。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以右副将军衔，同宋国公冯胜北征金山（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北），设计诱降了元朝世将纳哈出，是元朝实力真正彻底被消灭的重要标志。当时，恰巧冯胜犯罪，被收回了大将军印，便命蓝玉代行总兵官事。不久，便又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移驻蓟州。后，元顺帝之孙脱古思帖木儿嗣“北元”主位，又出兵扰塞上。次年四月，蓝玉又以大将军衔率兵出征脱古思帖木儿，擒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一百三十余人，还有将相官校三十余人，男女七万余众。朱元璋大喜，将其比做汉朝的卫青，唐朝的李靖，并拟封梁国公。

不久，蓝玉差人送俘入京，有人揭发他曾私纳元妃事。朱元

璋大失所望，对蓝玉进行了严厉斥责，气愤地说：“蓝玉无理如此，岂大将军所为哉！”于是将原欲封的梁国公，改封为“凉国公”，并记过于铁券之上。元主妃得知后，因畏惧而自杀身死。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正月，西番复叛。蓝玉奉命率兵前往大渡河邀击之，很快攻克了散毛峒，置大水田千户所；继而平定忠建、施南二宣抚司的叛乱。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西番再叛，蓝玉又率兵往捕逃寇首领祁者孙，进兵罕东地区，番众闻风而逃。恰当此时，原蜀降将月鲁帖木儿反建昌，蓝玉又受命移师往讨，设计擒获月鲁帖木儿父子，解京师处死。尽收其余党，蓝玉假便宜请增设卫所，籍民为兵。而当时朝廷只准设卫，不准籍民为兵，命其立即班师还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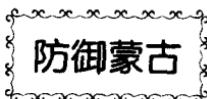
蓝玉素不好学，又性情刚愎，恃功倨傲，专恣横暴。私蓄庄奴多达数千人，又倚势霸占东昌等地大量民田。当地人民纷纷上告，朝廷派遣御史等官员前去按问查勘时，他竟然加以拷打驱逐，完全不顾朝廷王法。北征归来，他私藏了大量珍珠、宝贝，当其驮宝的马匹通过喜峰口时，守关官员以是夜间，不能轻易开关，必须详加盘查清楚，方准入关。蓝玉不仅仗势不准盘查，还恼羞成怒，竟然纵兵毁关而入。朱元璋得知后，进行诘问。蓝玉又傲慢不语。

蓝玉西征回朝，自以为功劳比谁都大，定会受到重赏。但当得知，自己是被封为太子太傅，而不如傅友德、冯胜等，他竟公开嫌官小，拒不接受，拂袖而去。大发怨言：“吾为何不能做太子太师？！”此后，他又发觉每次上疏奏事，均被朱元璋驳回不用，便更怀疑朱元璋对自己不信任。他对亲信们说：“皇帝佬真怀疑上我了。怎么办？咱们不如造反吧！”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蓝玉联络部下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还有东莞伯何荣、都督黄恪、吏部尚书詹徽和侍郎傅友文等，朝夕策划于本宅密室，最后决定，等朱元璋外出“藉田”携百官外出之际举行政变，劫持

朱元璋而自立。锦衣卫指挥蒋𤩽闻知告发上去。朱元璋闻知，异常震怒，当即下令逮捕蓝玉等人。并命三法司严加审讯，结果完全属实。判定：蓝玉被凌迟处死，灭三族。又追究其同谋者，辗转诛连被杀者多达二万余。其中包括：一国公（开国公常升）、十三侯（除前列张翼等四人外，还有会宁侯张温、沈阳侯察罕、宣宁侯曹泰、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等）、二伯（东莞伯何荣、徽先伯桑敬）。同时太祖还颁布了《逆臣录》，公布其罪状。直至本年九月，才正式宣告：“自今胡党、蓝党，除已捕在官者外，其未发，不究。”历时十几年的“胡、蓝之狱”方告结束。

经过此二场大狱，几乎使明初创业的“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无辜受株连被杀或自杀者更不计其数。这虽然有利于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政令的统一推行，对维护统一起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是，它对各种人才的摧残，却不仅造成明初统治人才的短缺；而且，严重地钳制了广大臣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才能，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洪武元年（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北伐，八月，明军进入大都城（今北京），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但元的残余势力对明帝国北部边疆仍是很大的威胁。明廷为巩固国防，必须对元蒙残余势力进行有效的防御。首先是加强北部的边防，在北部边界驻扎大批军队，同时，封地位于北部的诸王，如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庆王都允许掌握军队，以加强边防。为了解决北部驻军的供应，在北方地区还开始屯田，以巩固边防。其次是进行防御性的战争和必要的主动出击，打击元蒙残余势力。

洪武三年（1370年）春，明太祖委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汤和亦为左、右副将军，北征沙漠，打击元蒙余兵。这次出兵战线很长，西起今甘肃一带，东至今北京以北，分别在定安、宁夏、野狐岭等地给予蒙古势力以打击。

洪武四年（1371年），明廷命魏国公徐达到北平（今北京）练兵，修缮城池，驾驶防御，并发给守边官兵衣服。二月，徐达将北平地区的居民后撤，有三万四千多户，撤到内地，散处各府。徐达还受命自北平到山西操练兵马。七月，明朝廷在东北方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任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统辖辽东地区各卫兵马。马云等从山东登州渡海，到达辽东，招降元蒙参政叶廷秀，攻走元平章高家奴，并在辽东修建城池，训练兵士备防。这年，淮安侯华云龙还从云州（今山西大同）出击，大败元平间僧家奴等。

洪武六年（1373年）春，明太祖命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到山西、北平练兵防边。四月，华云龙向明太祖奏报边防布置情形说：东自永中（今河北省唐山市）、蓟州（今天津市蓟县）、密云，西至五灰岭外隘口，共一百二十一处关寨，防线二千二百里。其五平口至官坐岭有关隘九处，相距共五百余里，都是冲要，已设兵把守。其中，紫荆关及芦花山岭为重要通路，应设千户把守。明太祖采纳其建议。

洪武七年（1374年），明廷命大将军徐达分令王志、赵庸驻山西，杨璟、梅思祖驻北平屯田防御。四月，命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中山侯汤和、巩昌侯郭兴镇守北部边疆。洪武八年（1375年）五月，诏命永嘉侯朱亮祖、颍川侯傅友德率兵到北平驻防。洪武八年（1376年）初，明廷又命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率兵驻防延安，并训示他们说：延安地控西北，蒙元骑兵常在此散聚，如等他们入侵而后再设防，塞上之民必受其害。你们到边疆，应该严加防备。虽不见敌兵，要常像临敌那样警觉。

三月，汤和等到达延安，元残余伯颜帖木儿派人来请和。明太祖听说，召还诸将，只留傅友德屯边防御。

洪武十二年（1379年），明廷命曹国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临洮等地督办军务。洪武十八年（1385年），国子监祭酒宋讷献守边策，他建言：备边应有足够的军队，而屯田对足兵十分重要。应从诸将中选拔有智谋勇略的人才，分管屯田，布列于沿边地区，远近相望，首尾相应。遇敌则战，敌去则耕，是为长久之计。明太祖高兴地采纳了此策。

洪武年间的后期，由于仅仅在边境布防，不能根本断绝残元势力的侵扰，于是进行防御性的出击。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任冯胜为大将军，傅友德为左副将军，蓝玉为右副将军，赵庸、王弼为左参将，胡海、郭英为右参将，率师北征。至九月，讨平蒙古纳哈出。随后，又命傅友德驻兵大宁防御。这月，明廷又任蓝玉为大将军、唐胜宗、郭英为左、右副将军，耿忠、孙恪为左、右参将，率兵征讨元蒙残余，肃清沙漠。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等率兵由大宁出发，深入蒙古地区，兼程前进，击败元首领亲领的蒙兵，元首领脱古思帖木儿与其太子、丞相等逃走，俘获蒙古吴王、代王、平章等近三千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人，以及宝玺、图书、金银印、马驼牛羊车辆等，随后班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初，又命傅友德为大将军，率领列侯赵庸、曹兴、王弼、孙恪等赴北平训练兵马，听燕王调遣，出征沙漠。当年三月，燕王朱棣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向蒙古进兵。明军乘雪急攻，蒙古乃儿不花投降，沙漠取胜，报捷京师。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底，冯胜奉朝廷之命到太原征兵，置卫屯田，备御蒙古。洪武三十年（1397年）初，命耿炳文、郭英巡视西北边境，并作防御及准备。五月，又命晋王、燕王、代王、辽王、谷王、宁王带兵备边。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又命燕王率诸王防御边境。同年，明太祖命燕王朱棣节制诸王，备御边防事务，他下谕说：“居安不忘危，我的诸子，只

有你多才智，攘外安内，不用你还用谁？你应该统率诸王，相机度势，防御边患，使人民安生，不辜负我的托付。这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去，其孙朱允炆即位。三年后，燕王朱棣夺取帝位，是为明成祖，开始对蒙古进行较长时期的积极防御战争，并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平。

建文帝削藩

明朝建立后，太祖朱元璋鉴于自己先后两个皇位继承人都不太理想，太子朱标，文弱而早逝；太孙朱允炆，“仁柔少断”超过其父，相反，同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勋爵，却一个个精明强悍，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因而，他时刻都在担心这些人会对其朱氏王朝形成危害。正是在这种强烈自私的疑忌心理支配下，朱元璋一方面极为残酷地杀戮或暗害功臣，以扫清稳定朱氏明朝的不利因素；另一方面，则又尽可能地倚重自己特有的众多的皇子。

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于编制《祖训》的同时，便确定了“封建诸王，屏藩皇室”的制度。翌年四月，封皇子朱樉为秦王，朱㭎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橚为吴王（后改周王），朱桢为楚王，朱木为榑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檀为鲁王；从孙朱守谦（侄朱文正子）为靖江王。让他们分别镇守长安（今西安）、太原、北平（今北京）、开封、武昌、青州、长沙和衮州等地；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又分封皇子朱椿为蜀王，朱柏为湘王，朱桂为豫王（后改封代王）、朱模为汉王（后改封肃王），朱植为卫王（后改封辽王）。让他们分别镇守城都、荆州、大同、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县）等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分封皇子朱橚为庆王，朱权为宁王，朱楩为岷王，朱橞为谷王，朱松为韩王，朱模为沈王，朱楹为安王，朱楧为唐王。

等，让他们分另镇守宁夏、大宁（今河北省平泉县）、云南、宣府（今河北省宣化县古称上谷郡）等。全国的大部分重要城市，几乎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在封王的过程中规定，诸王在其封地都可以建立王府，设置官署，拥有重兵，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一万九千余人。为此一来诸王的地位，仅低天子一等，公侯大臣对他们都必须伏而拜谒。其所率兵马，名义上虽隶属兵部，但朝廷如要调用，则必须持有御宝文书分别交出该王守镇官，而守镇官还须得王令旨，方许发兵。实际上，明太祖已赋予诸王各该地区的军事指挥权。特别是分封在北部边疆的几个所谓“塞王”，势力更大。如燕王朱棣，多次受命出塞巡边，筑城屯田，总领诸卫所的军队和将领，是名副其实的拥有精兵辖地的军事统帅。宁王朱权，也是带甲八万，革车六千，骁勇善战，曾多次会集诸王出塞征伐，以善谋断而著称。

明太祖以为，有了这么多精明强悍的子孙兵，“拱卫王室”，必定会万无一失。当山西平遥县训导叶伯巨，用汉代的吴、楚七国之叛和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为历史教训，上书劝阻他时，他竟勃然大怒，斥责他“离间吾骨肉”，立即将叶逮捕解京，打入狱中，最终迫害而死。当他在校场上检阅诸王兵马时，兴高采烈地对其皇太孙朱允炆夸耀：“有你这些叔叔们的兵马保驾，看谁还敢造反？”皇太孙却满脸忧郁地反问了一句：“他们要造反怎么办？！”明太祖恍然大悟，但后悔也来不及了，无奈自己已垂暮之年。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炆正式继位，是为建文帝，史称明惠帝。

建文帝仍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为当务之急。首先考虑如何消除这些藩王对皇位的武力威胁。他起用原在东宫的近臣齐泰为兵部尚书，侍读老师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同参朝廷军国大事。原来，早在建文帝做皇太孙时，便在东角门处询问过黄子澄：“诸王皆拥有重兵，多行不法，应该怎么办？”黄子澄回答说：“诸王之军

乃是护卫兵，仅能自守，万一有变，朝廷一发兵便可扑灭。汉代吴、楚等国当时不是很强吗？但仍然是失败了，其原因就是由于同中央相比，大小强弱根本不同。”对此，建文帝非常满意。故其继位后当即召见黄子澄，一见就问：“先生忆昔东角门之言乎？”黄赶忙叩头答：“臣不敢忘。”于是，建文帝便命令地同齐泰等人共同谋划削藩之策。齐泰主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解除势力最强、最有危险性的燕王朱棣的兵权。黄子澄则认为，燕王久据北平要地，而且拥有重兵，轻易废黜，风险太大。不如先从周王朱橚开刀，一是周王早在洪武时期就多行不法，削之有名；二是周王乃燕王之同母兄弟，削他则等于去掉了燕王的一只膀臂，一举两得。于是最终议决，只从削减内地诸王开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建文帝下令，命曹国公李景隆调领大军迅速到达河南，逮捕周王朱橚及其世子和妃嫔等，押解送京，废为庶人，迁至云南。第二年，又以“伪造大明宝钞”和“擅自杀人罪”，派使逮捕湘王柏，迫使其自焚而死。接着，又以调回朝内议事之名，诱齐王朱榑到京，废为庶人，加以软禁。又在大同幽禁代王朱桂。藩王虽然都有护卫，但是因本身多是骄奢淫逸之辈，因此根本没有什么指挥才能，且本身又确实都是一些不法之徒，所以，朝廷对他们是削之有名，削藩进行得也很顺利。然而，当他们要进一步去削夺燕王朱棣的权力时，却遇到了引火烧身之祸。由于朱棣早就蓄谋已久，积极准备夺取皇位了；而建文集团策划的这项削藩措施，却恰恰成为了燕王朱棣集团的口实。终于在建文元年（1399年）秋七月初四日杀建文使者谢贵和张昺，接着誓师燕京，援用《祖训》中“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之恶”为名，以削藩为导火线，发动了为时四年的“靖难之役”。



宋濂，字景濂，他的先人是浙江金华潜溪的人，到宋濂时就迁到浦江。宋濂年幼即异常聪敏，记忆力极强，在闻人梦吉处学习，精通《五经》，又前往吴莱处就学。这以后，宋濂又游学于柳贯、黄溍门下，柳、黄都对宋濂极为逊让，自称不如宋濂。元至治年间，因人推荐，授宋濂为翰林编修，宋濂以事奉老人为由辞谢不赴任，进龙门山著书立说。

过了十几年，明太祖夺取婺州，召见宋濂。这时婺州已改为宁越府，命令知府王显宗开办郡学，因而以宋濂和叶仪为《五经》师。第二年三月，因李善长的推荐，与刘基、章溢、叶琛一并征召到应天府，除授江南儒学提举，命令他授太子经，不久又改起居注。宋濂比刘基长一岁，都起于东南，而且都享有盛名。刘基雄壮豪迈有奇异的气质，而宋濂以儒者自居。刘基辅佐军中的谋划计议，宋濂也第一个以文学得到知遇，一直侍奉太祖左右，以备顾问。曾应召讲《春秋左氏传》，宋濂进言说：“《春秋》乃是孔子褒贬善恶的书，假若能遵行《春秋》，那么赏罚适中，天下可以安定。”太祖亲临端门，宋濂讲解黄石公的《三略》。宋濂说：“《尚书》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谟》，完全具备帝王的大经大法，希望陛下留意讲明这《二典》、《三谟》。”在这以后，议论赏赐，宋濂又说：“得到天下以人心为根本。人心不稳固，虽然充满金帛，将有何用处。”太祖对此都表示赞许。乙巳（元至正二十五年）三月，宋濂请求回乡省亲。太祖与太子一起慰劳赏赐宋濂。宋濂上笺谢恩赏，而且写信给太子，用孝友敬恭以及增进道德、修养学业勉励太子。太祖看了信大喜，召见太子，向他讲信中内容，赐笔纸褒奖回答，并且命太子写信给宋濂作答。不久宋濂遭父丧。丧服期满，召回朝